

龙 凤 头 钗

脚本 王柳
漫画 黄万珊

Dragon Phoenix Hairpin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吊诡派

龙凤头钗

脚本 王柳
漫画 黄万珊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凤头钗 / 王梆著; 黄万珊绘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
2006. 10

(吊诡派)

ISBN 7-80678-574-4

I. 龙... II. ①王...②黄... III. 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0793 号

龙凤头钗

王 梆 / 著

黄万珊 / 绘

出版统筹 / 张旭辉

责任编辑 / 沈素敏

特约编辑 / 孙 洁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3.875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78-574-4/I·63

定价: 24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 摘编或复制

王梆 (bangbang)

VictoryArgos Studio策划总监。

2002年秋组建广州Victory Argos漫画工作室。

出版过非主流青春生活画卷的短篇小说集《亚特兰蒂斯》，电影和城市文集《映城志》，“恋城志”绘本系列之《那时候的快乐是》和《小雪》等。

与嘉伟、邹筠、Wenson (黄万珊)合作的“惊悚派”系列图书《排污渠蓑衣虫蛹咒》、《赘生手》、《龙凤头钗》、《半兽人少年杀人事件》等，将继续彰显实力。现从事各大媒体专栏、电影评论、小说创作、漫画出版和独立电影的拍摄。

黄万珊 (Wenson)

VictoryArgos Studio主笔。

就读广州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。水瓶座。

崇尚自由，喜欢观察和思考令自己反感的事物，习惯以幽默的方式批判一切不平等的社会问题，认为相信理想的人才能创造理想的世界。

新作《龙凤头钗》的风格充满了金属音乐般的中性味道，强烈的蒙克式的青春印象，阴性和怪诞的风格，把隐藏起来的另一个她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如此个性化，如此不甜腻，但却如此吸引。也许这就是她那年轻而不可揣摩的“假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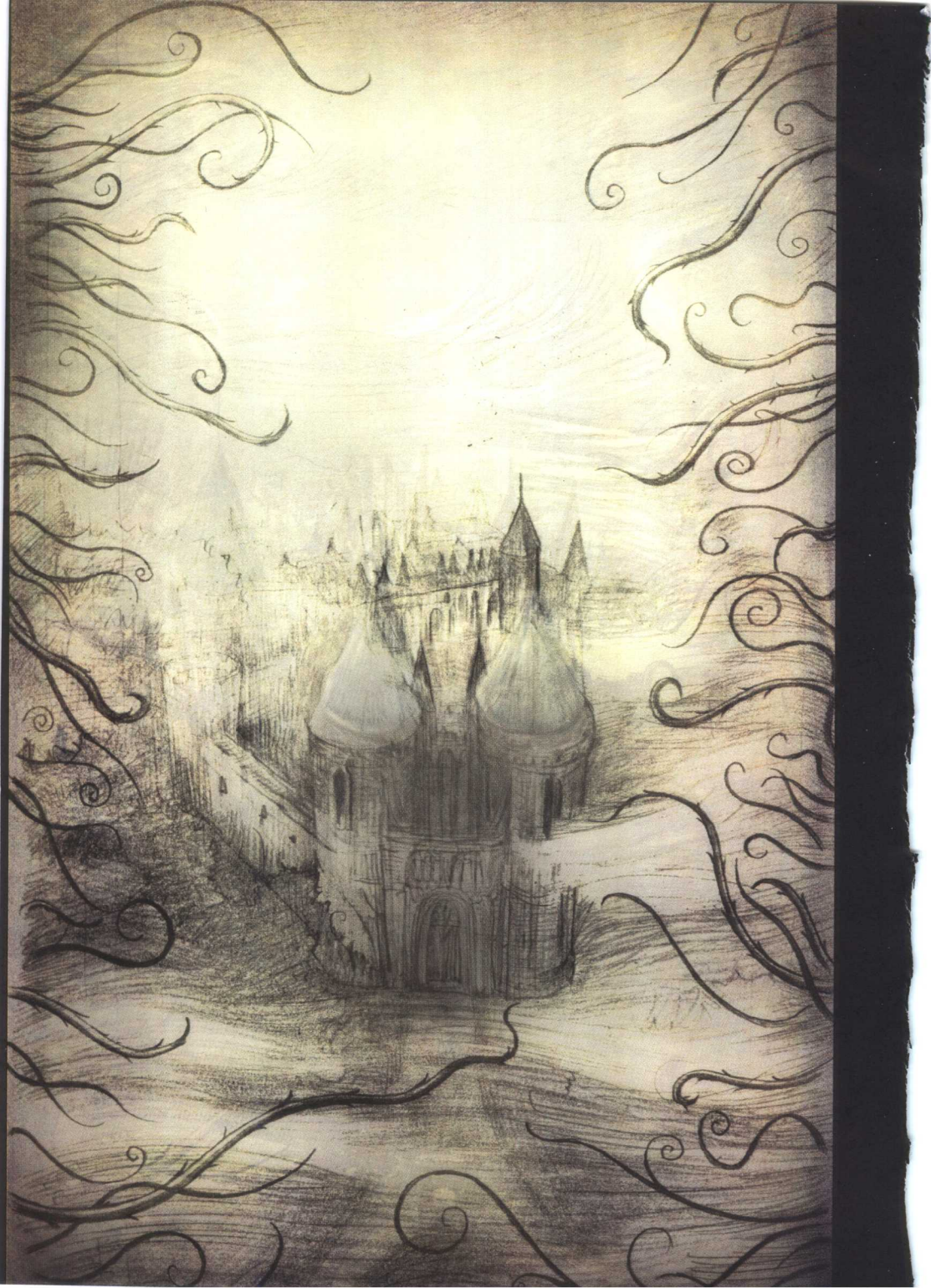
BLOG:<http://spaces.msn.com/wensonwong/>

壹	未足月的指甲花·····	3
贰	第一场阴雨 ·····	18
叁	冷面剃眉的男人 ·····	24
肆	假发陈列室 ·····	36
伍	美女蛇发卡 ·····	42
陆	断忆 ·····	47
柒	颈后的兽 ·····	50
捌	悬挂在路牌上的妻 ·····	62
玖	逃出庄园 ·····	68
拾	结发的凶缠 ·····	76
拾壹	失踪的芍夭夭 ·····	89
拾贰	井中的旧爱 ·····	94
拾叁	禁室施虐 ·····	102
拾肆	焚 ·····	109
拾伍	水中的疤痕·····	116



未足月的指甲花





肖先生的假发庄园种着繁茂的热带植物。沉重的铁木、见血封喉的箭毒木、神不知鬼不觉吃掉飞蛾的猪笼草，还有各种绞杀在一起的藤蔓。

苟天天醒来，侧身看了看枕边凹下去的浅印子，确信昨夜在她体内的喘息已经走远，然后才撑着冰凉的手臂坐起来。身体虽然已经仔细洗过，但冻鱼胶般冰冷黏糊的感觉却挥之不去。

苟天天止住一阵恶心，裹着毯子，走到狭长的窗边，旋开藏青色的镂花丝绣，再拽开酱紫色的金丝绒帘子，朝内拉开玻璃窗，透过菱花形铁条的缝隙，一缕稀薄的光线夹着青涩的秋风吹进来。

隐约间，似乎有丝丝状如头发的东西在窗外飘浮，苟天天不禁打了一个寒颤，赶紧揉了揉眼睛，才发现原来是一种深褐色的胡须状植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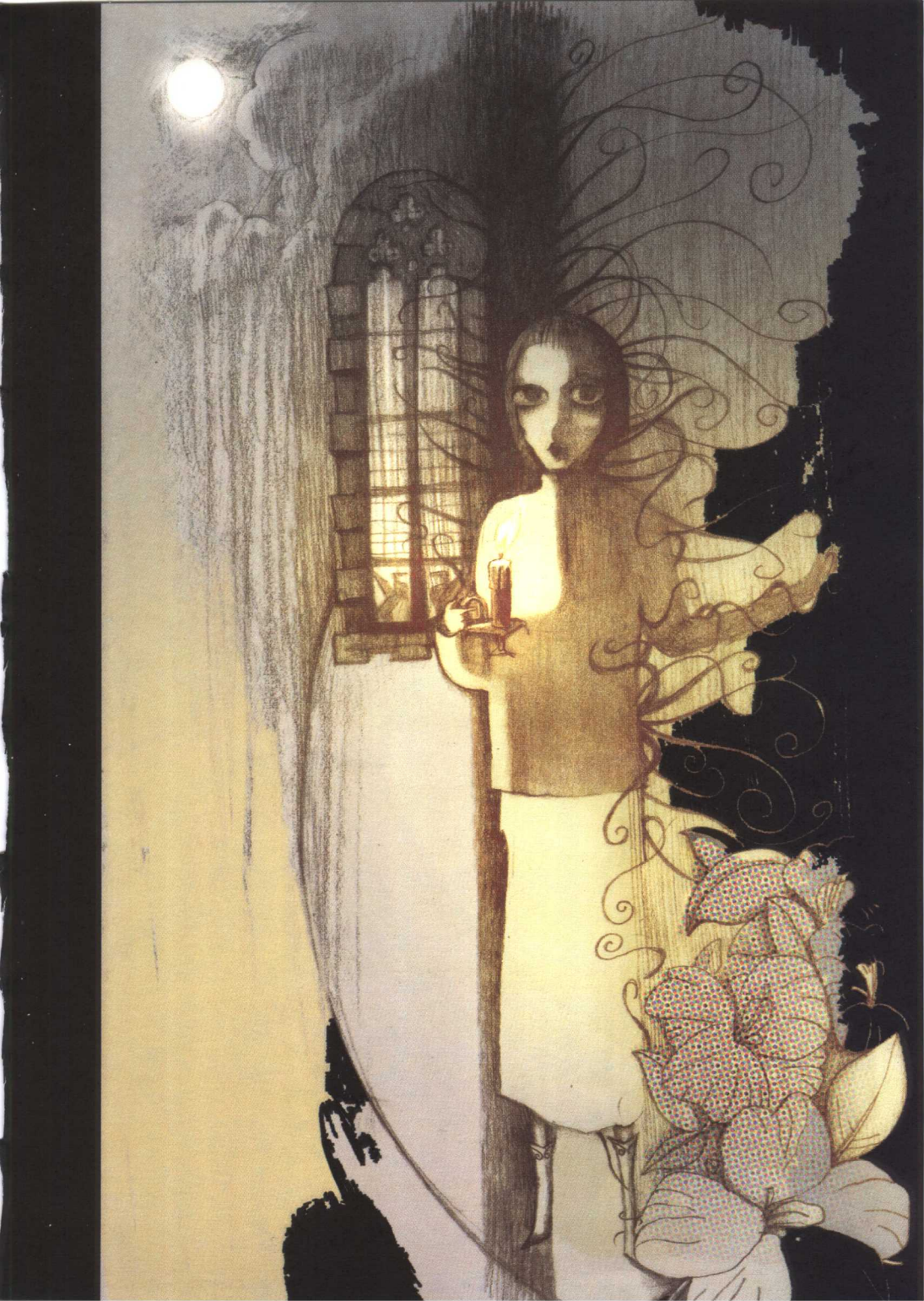
独自吃过女佣阿倩准备的早餐，苟天天对着大而空旷的客厅发了会儿呆，决定到庄园里走走

地面上的指甲花已经开始衰败，紫罗兰色的花瓣像未足月的婴儿手指。穿过指甲花从往纵深走，就是薄雾笼罩下的后院。虽然穿着一层紧身棉纱内衣裙，外面又罩着一件小山羊毛领的斜襟短袄，旋紧了扣襻，苟天天却依然感觉到某种阴冷的寒意，从血管外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。低头看，一双麦苗色的短靴不知道是踩着什么，鞋头洩出两片墨绿色的水渍。苟天天忙掏出手绢擦拭，一大截修长的雪颈便裸露出来。突然，她感到头皮发紧，耳根发热，似乎有一束毛茸茸的东西掉到颈脖上，赶紧直起腰，反手去摸索，却什么也没有摸到。再往前走，一排密密麻麻的绞杀藤蔓横在路的尽头。往回走，又是那一缕缕蜷伏在雾气中，随风摇曳的毛须状植物。

卧室那扇狭长漆黑的窗户，就被这整个后院的毛须缠绕在中央，沉默如一只倒竖的黑瞳。

引擎在楼房门口戛然熄灭，苟天天终于看清楚了从车里缓慢踱出来的肖先生，从他手中接过外衣和丝巾，挂到起居室的樟木架上。

转身，肖先生已经背对着她，斜卧在客厅的鹿皮沙发里，拿出雪茄盒子，用剪刀剪掉一截烟头，点燃，端起水晶烟灰缸，沉醉地吸了一口，袅袅白雾立刻弥漫在四周。



“今天过得好么？”肖先生回头瞥了一眼苟天天，温和地问道。

“嗯，还行。”

“坐过来。”

苟天天只好走过去，却不肯坐沙发，而是挨着肖先生的拖鞋，蹲缩在地毯上。

第一次见到肖先生的时候，她正在双鱼岛的湖畔洗头，隐约觉得水中多了一个人的倒影，仔细地看，是一张眉毛稀疏、鼻梁直挺、清隽消瘦的男人面庞。再一转身，肖先生静静地站在她面前，穿着面料考究、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，拎着一只印花蛇皮袋子，一辆狭长的轿车停在树林外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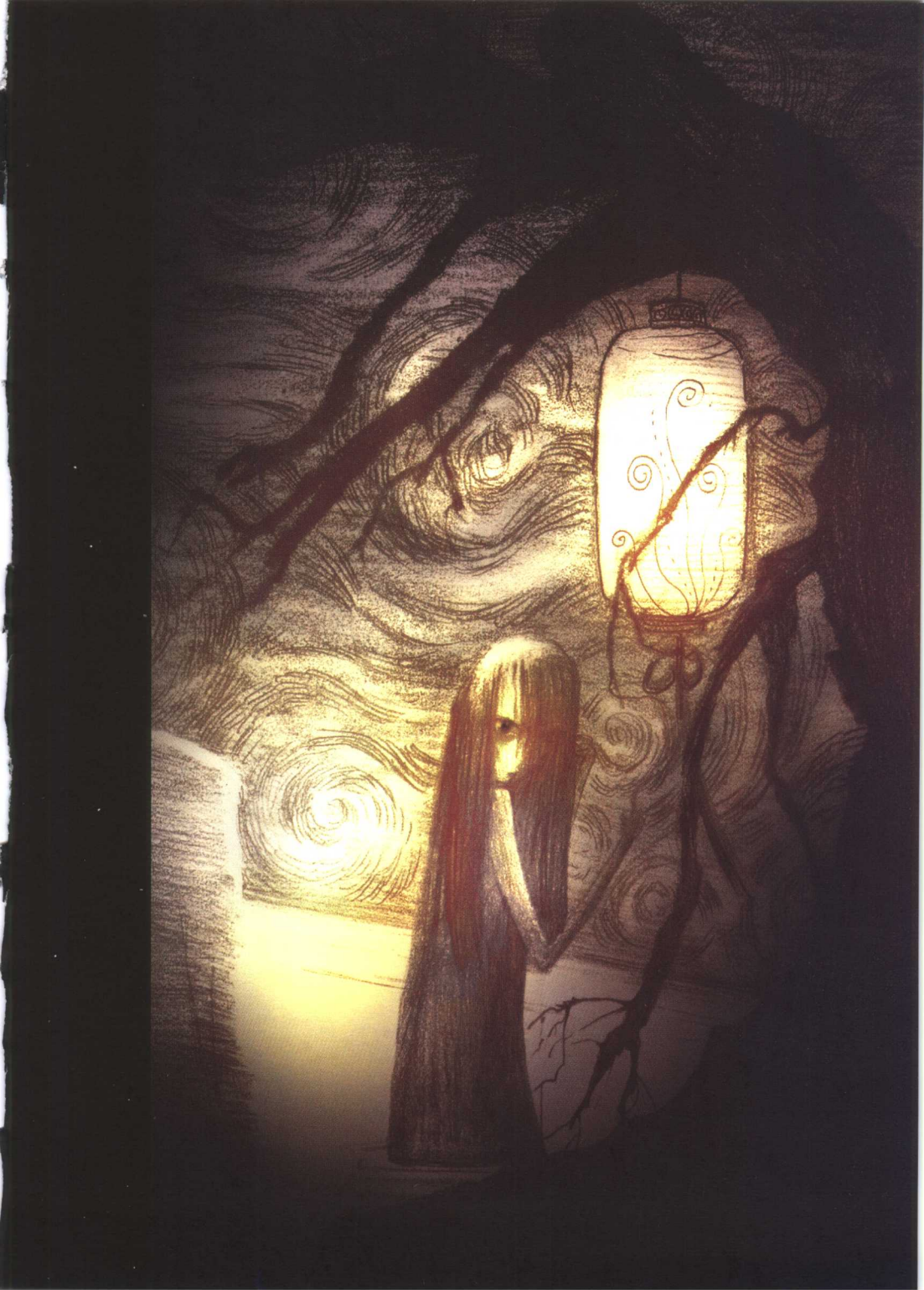
天气还是秋老虎，苟天天穿得稀薄，湿漉漉的长头发沾在微微翘起的乳尖上。

苟天天赶紧伸手去拾起毛巾，却不小心打了个踉跄，滑入湖边的礁石缝隙里。

肖先生的手臂顺势伸了过去。

据肖先生说，他前面有过几位太太，忍受不了假发庄园的单调乏味，都离开了。问苟天天是否愿意嫁给他？

苟天天想，小点说走就走。剩下她一个人，不喜欢热闹，嫁给谁都差不多。





“我到外面去过上一两年，如果你还在这里，我就回来。你戴着这支龙凤头钗，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天色。”

天色越来越暗，荀天天把龙凤头钗从乌发上取下来，抛入湖水中。站起身，抖了抖身上的枯草屑。

既然没有龙凤，要一头青丝有什么用？

